

四季文丛

●主编/武鹰 自牧

●华艺出版社

ZHU BIAN WU YING ZI MU

HUA YI CHU BAN SHE



●郑向东 著

冤
缘

冤緣

自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季文丛/武鹰等著. -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7. 4
ISBN 7-80039-560-X

I. 四… II. 武…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3413 号

四季文丛·冤缘

作者: 郑向东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址: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印刷: 普林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字数: 118 千字

印张: 4.375

版次: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7-80039-560-X/I·613

全套(12 册×15 元)定价: 180.00 元

自序

《冤缘》虽自谓小说，然并非艺术的矫揉造作。《冤缘》乃是一部摄像机胶带的底片，真实地记录了我周边的人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故事。

我读书不多，教书时间却不短。小学三年级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迷迷糊糊地走完了从小学到中学的全部路程。高中毕业当了一年多工人，曾梦想上个大学，却被推荐上了师范。师范二年没有开设高中课程，分配时却叫我教了高中数学。一教数年，实在误人子弟也。后来受文凭热的诱惑，我才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1985年弃教从政，调入乐陵市委宣传部一干就是九个年头。弃教从政者说也有误，因为我始终兼任党课教员，只是党员教育面对的是全市的党员和干部。“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又是我实实在在的感触。起初编写点党课教材，帮人总结整理典型材料等。嘉懿楷模者，常耳濡目染，感受至深时，操笔而成章，为革邪扬善，故付梓报刊。久而久之，报业、出版单位也有约稿，慢慢地就自觉不自觉地使我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体味人生，饱经沧桑，因知勉行，寻人生真谛。从教书育人，到受教育于人，二十多个春秋，我要为教育讨个公道，替社会追查一桩中学生自杀命案。《冤缘》中，一名中学生遇车祸幸免于难，而他却又跳湖自杀身亡。是谁毁了他的青春花季？又是谁逼迫他如此厌世轻生？悲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什么秘密，为什么死者的父母与教师结成了冤家对头？

——一个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全部过程的中学生，他曾大打

出手，给自己的老师留下了终生残疾。然而，命运之神好像有意捉弄于他，又将他推到了当年自己批斗老师的地方。在他屡屡遭受挫折和打击的时候，他将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师和学生？是谁保护了他？他又将如何面对现实，在人生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孩提时，外祖母重复地给我讲述着一个人几死几生的故事。她无非是在念说着“人，无恩不结父子，无仇不结父子”的这一观念。而人世间往往又常是一个缘字。情缘也好，恩缘也好，冤缘也罢。在现实生活中，它又往往出现戏剧性的转化。以德报怨者有，以怨抱德者亦有。有怨者亲近为友，无怨者积冤成仇。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应该发生的事却化为乌有。大千世界之中，史之任者有，贾万行者有，胡贞云、席文浩者也有。而《冤缘》中的每一位人物在生活的真实世界里又各占有着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星座。

《冤缘》中，本是同一学校同班毕业的两个大学生，他们南辕北辙各占一方。品学兼优者遭受社会歧视，人为伤害，积冤半生；德劣少才者则欺世盗名，平步青云，昙花一现。一对异父异母兄弟，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冤缘之情却使他们成了一家弟兄。赵铁军、王燕菲、张大成等大多数人认为贾万行不懂教育，而人家副校长不干了，却当上了教育局局长。史之任被革职，又盼复职，他仅干了一年多，不知为什么又要退。矛盾突出，一线穿底，本来非常简单，它却要复杂化。我反对复杂，不喜欢这样的人际间的斗争，愿做一个书外之人……

读书、教书、写书……由于知识的贫乏，笔法只会素描，不会浓妆胭抹，从中只见其人风骨，识真人面目，力求笔下人物给人一种基本印象——实实在在。如果说我写的这些文字也叫做序？那就错了。真正的序，还是书中的开篇……

一九九七年初夏于乐陵枣城

隆冬已经过去，春风又绿大地。

1977年的春天，您从独枝的艳丽，浓墨胭妆，又重新打扮了神州大地。在这惟妙惟肖的世界里，你可知道——中华民族经受了冰雪严寒的袭击？只有——只有那在狂飚雪夜中爬过冰山的人，他不仅能感觉到春天的温暖和美丽，而且看到了残冬的斑斑痕迹。

—

人海如烟，匆匆忙忙。城市的人际如农村的赶集，摩肩接踵，忽来忽往。在这快节奏的人流中，有一位老者，他穿着一身很不合体的中山装。从他那衣服上压成的死折和颜色上看，你就知道这是一套压在箱底的衣裳。从侧面看这位老者的背有点驼，这会使人很快联想到他是一位过去负重的人物。

“啊！近十年没有走过这条街了……”他思索着，观察着这座美丽城市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而随着七十年代末趋向快节奏的人流，悠悠地向前走去……

骤然，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忧心忡忡，泪流满面，骑着自行车从这位老者的身边擦过。人们望着这一可恶又可怕的身影，在脑际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悬念油然而生。

“啊！……”一位过路的胆小的女人吓的惨叫了一声，用手赶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静听着一个不幸的消息。

“汽车撞了人啦!!!”

“汽车轧死人了!!!”

.....

一时间,过路的行人向发生事故的汽车围拢过去。围观的人们来不及议论什么,已看到汽车司机的头耷拉在汽车车门上的窗外,脸色像蜡纸一样黄,嘴唇微微地颤动着,但听不出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他已经瘫软在了汽车的驾驶室里。随着围观的人流,那位老者也扭头跑了过来。他钻进了围观的人群,是好奇?凑热闹?是关心?还是与他的职业有关?他弯下腰,伸出手,扶着汽车轮子只往汽车底下紧巴瞅。莫非说他想起了什么?难道他与遇害的男孩有什么瓜葛和牵连?……

“笛笛!笛笛!……”与受害者同一方向来了一辆旧货车。只听“吱呦”,“啪哒”一声,汽车还没有停稳,就从后车箱里跳下来一位大约二十四五岁的青年男子。他愣头愣脑地扒拉开人群,挤到跟前,看到轧烂的自行车,“哇”的一声,“卜玉生!你咋咧了(你怎么样了)!”说着,他趴在车头前就往车下钻。

汽车底下出现了奇迹。被撞的男孩当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时,竟从车后边爬了出来,好像着了魔似的迅速站起身来向幸福湖跑去。围观的人们望着遭遇车祸难免一死的幸存者跑去的背影,而都惊呆了。

“唉!这是怎么回事?!”

“唉!这是怎么回事?!”

“这孩子,大概是叫汽车给撞昏了头了吧?!”

“这是谁家的孩子?他叫什么名字?”

“你没有听见吗?那个小伙子喊他叫卜玉生。”

“噢!那个小伙子,可能是他的哥哥吧?”

……,众说纷纭。

幸福湖西岸是个丁字路口,从东边来的行人、车辆必须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严禁闯红灯,应该特别小心。此处是改建新区,游人

多，车辆也多，早些时候曾是一个交通事故的多发地段。市区改造时，为改善这段路的交通状况，在此处刚刚设立了一个交通岗亭。而卜玉生骑着自行车忧心忡忡，低着头，哈着腰，玩命地蹬着自行车闯过红灯，来到了南北马路中间。当他看到从南面来的一辆东风牌载重大货车时，他犹豫了，他在马路中心慢悠悠地走起了S型。汽车司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新情况，束手无策，只好赶紧用脚蹬了死闸，使汽车轮胎与柏油路面之间生出了道道白烟。“完了，完了！”汽车司机心里想，“我开了二十多年的车没出过事故。这回可完了？轧死人了？”过度的紧张，等汽车停下，他已魂飞天外。他的头向车门窗外一伸，双腿发软，再也无力开开车门下来看看。

人没有错生的，更没有错死的。事情说来也怪，汽车在离卜玉生近十米处刹了死闸，缓冲力正好把卜玉生弹下自行车。自行车被汽车的左前轮轧烂了，而卜玉生却从汽车两轮中间的主轴底下漏了过去。不知为什么？当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的名字时，他竟从汽车底下爬出来向幸福湖冲去。只见他越过湖边的围栏，“扑通！”一声跳入了湖水之中……

“啊？！他跳湖了！”

“救人哪！有人落水了！”

“快！快救人！”

……

平静的湖面，被巨石般的冲击后泛起了道道波纹。围观的人们提心吊胆的悬思刚要放平，却在那悬丝的下面缀上了一块沉重的铅。面对这变异的一切，人们又发出了惊讶而又急促的呐喊。那位好事的驼背老者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咄咄怪事给惊呆了。他愣了愣神，顿生一念：“追！”那小伙子刚从车下爬出来，他一把扯起他就往湖边跑去。

“刚才那位小伙子，可能是那个小男孩的哥哥吧？”

“可能是吧？！”

“唉！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冒出来这么一个小男孩的父亲？”

“不对吧？！这可能是孩子的爷爷吧？！”

“这是怎么一回事？莫非他们一家人都赶来了？”

“不像啊？！”

随人们去猜想吧！救人？自杀？救人？自杀？悬念似乎给人们罩上了一层阴影。

“扑咚！扑咚！……”小伙子跑到湖边，连滚带爬地跳进了湖水之中。随后，驼背老者和许多围观的人也相继跳入水中……

农历二月初的天气仍是寒气逼人，湖边的冰凌还在不断的撞击，而不时地发出焦躁心碎的唰唰唰唰的声音。小伙子的棉衣浸透了，像铅制的一般重，他的两脚却如绑上了气球那样轻，他身不由主的在水中头朝下，脚朝上，只翻筋头。筋头翻够了，他干脆双眼紧闭，任凭湖水往肚里灌，肚子灌得像如来佛，头脚朝下，脊背朝上，他再也不扑打了。

“快来人哪？！这人不识水性！”

“快救人啊！这人快淹死了！”

“要搂他的腰！他是成年人，不要对着面抱。”

……

湖水相击，波浪叠起，急促的波浪不但撞击着水中的人们，也撞击着岸上每一个人的心。驼背老者如游水的蛟龙，他绕过水中的人们，急向小伙子游去。水中的人们围拢着小伙子，相互争救。这人喊“来，让我来！”那人说，“还是让我把他拖上岸吧。”驼背老者却不声不吭，他踩着立水靠近小伙子身体，一手斜挎从背面搂着他的腰，向岸边拖去。岸边的人们七手八脚将他接过来，倒控在石凳上，使其从腹中倒出了许多湖水。小伙子呼息微弱，还有一线生机。人们又把他平放在地上，轻轻地拉出了他的舌头，嘴对嘴地为他做人工呼吸。死一般的他任其人们让他伸胳膊、蹠腿、挤压着胸

部……。

“捞上来了!”

“捞上来了!”

……

那位驼背的老者不知什么时候,他脱掉了身上的湿衣服又回到水中。只见他双手托着像面条似的卜玉生的躯体向岸边走来。围观的人们咚咚直打鼓的心跳才开始稍有减慢。人们急忙从他手中接过了卜玉生,又紧着把他倒控在石凳上。而那位老者慢慢地爬上岸,水中的人们也跟着像水鸭子一样爬上岸来。他们来到岸上如夜间的新兵军事训练,有的抓错了衣服;有的把裤子当成了上衣;有的毛衣领口朝后;有的一只脚伸进裤腿像小孩跳房子,一只脚着地蹦出老远才把裤子穿上。他们虽然穿上了棉衣毛裤,身子却仍在颤抖。而那位老者却看着自己的衣服,双腿冻得像小红萝卜似的。他双手提起自己的棉衣,湖水成串的往下直流。他心中只觉得自己好笑。“怎么?你看人家下水救人,都知道把棉衣脱下来。老家伙?你怎么这么傻?穿着棉衣下水,胡闹!真是胡闹!”他用手使劲拧了拧出水的棉衣,越觉得自己好笑。“老伙计,这会好了,看你穿什么?”围观的人们好奇地看着这老少三人的命运变化,却把更多的目光在注视着那小伙子 and 卜玉生的身上。老者两腿抖的更加厉害,大有摇摇欲坠之势。

“还不快点把衬衣脱了,不然会冻在身上的。”随着一声悦耳的女高音,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出现在老者面前。她手脚利落的帮着老人脱下了衬衣,又赶紧从自己身上扒下了风衣披在了他的身上。“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会感冒的。咱快点回家吧?爸爸。”

“好吧!让我再看看那个小伙子和那个男孩再走。”

围观的人们听到他们父女的对话,许多人把目光转移到了这位女子的身上。她一米七多的个头,长方脸,大眼睛,高鼻梁,樱桃口,扎着两个大辫子,显得特别的精神。她那娜娜的身躯如不是穿

了那身褪了色的劳动布做的翻领女制服的衣裤，你保证会说这是一个画中之人，真正的七仙女下凡来了。

“啊！像，很像。一看这脸上的模样，他们确是父女两个。”

“唉！他们与那个小伙子是什么关系？与那个小男孩又是什么关系？”

“是父子？是爷孙？是亲戚？是朋友？全然不像。”

“咳？！你们不要瞎猜。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管他哪？！”

驼背的老者双手紧裹了裹女儿穿在自己身上的风衣，简直像马戏团的小丑，滑稽可笑。风衣的袖子在胳膊半截，下身刚刚盖过屁股，前胸不够肥大仍然露着近十公分的胸膛。脚上穿的皮鞋由于赤脚裸腿，反衬的犹如一只小船。老人无奈的装束，并没有逗笑围观的人群。可是老人的一行一动，却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好感。他来到那位小伙子跟前，只见他微微启动嘴唇，咬字不清地喊着卜玉生的名字。人们眼巴巴地瞅着心脏停止跳动的卜玉生，却无计可使，也只好眺望远方，期待着救护车到来的奇迹出现。

“来了！来了！”人们像迎接高层领导人物一样，自动让开了一条胡同，列队而观。救护车的报警器闪着蓝光，长鸣嘶叫地来到了出事的地点。救护车上的医务人员忙乱地用单架把他们抬上了救护车，车急匆匆地飞离而去。

人嘛？往往就是这样。事过以后，论长短。救护车走了，围观的人们又像开了锅一样议论开了。有的为司机开脱罪责；有的为救人者大唱赞歌；也有的给司机栽脏，……。噢？！也难怪他们。原来还有几位交警在记录着每一个人对事故的看法。

“这孩子跳湖是由于汽车撞昏了脑子，可能是失去了理智造成的吧。”

“这事，可不能赖人家那汽车司机。我亲眼看到那孩子骑着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扭秧歌，跑龙灯，硬往人家那汽车上撞。你们说说，遇上这样的人，叫人家司机怎么开车！还赖人家？”

“不论怎么讲?! 这汽车司机轧着了人,他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说,这两个人能被捞上岸来,还真是多亏了那位驼背的老大爷! ……”围观者们在这位多嘴的中年妇女的提醒下,才发现那位老者早已不知去向……。

“哎,多亏了现在的社会风气好了。一人有难,众人来相救。只要每人献出一点爱人间就会变成美好的世界。”

“卜玉生这孩子,我看他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他一边哭,一边骑着自行车好像有意识的去和汽车相撞的。”

“不可能吧? 这么一个十几的孩子,他又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去自寻短见呢?”

……

交警警在众说纷纭的议论之中,脑海里画出了一连串的问号:“卜玉生没有被轧死,为什么又要跳湖自杀呢? 是汽车撞伤的缘故吗? 究竟导致卜玉生跳湖自杀的元凶是谁呢? 救人的老者姓甚名谁? 他怎么走了? 他到哪里去了?”

围观者实话实说,灼见真情。记录者工作负责,真真切切记录着事故的每一个细节。人们各抒己见,久久不得离去。

二

医院里撒下了一片蔚蓝的灯光,长长的走廊里寂静无声。那位救人的小伙子躺在病榻上。他脸色苍白,静静地闭着眼睛,不时地偷看看输氧的塑胶管和输液的吊瓶。他那无神的眼睛时睁时闭,好像他在侧耳静听着外边的动静。猛然间,“当”的一声,病房的门开了。门开处,从走廊里走进两个人来。他有气无力地睁开那欲睡无神的双眼,首先他浑身打了一个寒战。他定睛看了看那刚刚走进房门的两个人,他向上欠了欠身子,从脸上滚落下几颗晶

莹的泪珠。他那嘴唇颤动处用极其微弱的声音,从他的嗓子眼中送出了几个字。“贾……贾……贾校长,胡……胡……胡主任,……”胡贞云急步走到病床前,抓住他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点了点头,表示对他的安慰。

“吴老师!吴好远同志!吴好远!你闯得祸可不小哇?”贾万行可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刚一进门就劈头盖脸连风带雨的向吴好远打来。吴好远听着贾万行的话,总觉得特别的别扭、刺耳。但哑巴吃黄连,他却嘴里有苦说不出来。

“哟呵!李队长!”胡贞云扭头看到交警队的李队长和几位交警走进屋来,他赶紧迎上前去抓住了李队长的手寒暄了一番。

“李队长也是因为卜玉生的事情而来的吧?”李坚点了点头,默认着他们的来意。

“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他指了指贾万行,“这是我们登峰中学的贾校长。”

“不敢!不敢!贾万行。”贾万行弯了弯纤美的细腰,紧紧握着李坚的手,点头哈腰的自我做着介绍。

“这位是交警队的李队长。”

“李坚。”

李坚说着却甩开了贾万行的手,急步来到了吴好远的病床前,他双手捧着吴好远的手亲切地问:“吴好远同志!你觉得身体好些了吗?”

“嗯——。”吴好远对他的安慰略向上欠了欠身子嗯了一声。他好像受了委屈的小孩一样,眼中的珍珠立刻随着眼球在眼睛里滚动。

“您别动,一定要好好地休养,治疗。您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他们已经向上级汇报了。”他一指身后的现场记录员小王和几个交警说,“您很值得我们学习呀!您不仅是我们的交警学习的榜样,也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啊!”

“什么！向他学习？！笑话！卜玉生死活还不知，他的问题有待于查实处理！如果他逼死了学生，哼……”

贾万行阴阳怪气的话语，使李坚这位老交警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他看看地板上吴好远那湿淋淋的衣服，上下打量着吴好远输氧的鼻丝和输液的吊瓶，他更加不解其意地盯着贾万行与胡贞云的神态，在他的心底又添了一层疑团。

“好了，好了。贾校长不要多说了，让吴老师好好休息，休息吧。我们和李队长还是先看看卜玉生去吧。”胡贞云推着贾万行的后背，叫着李坚走出了病房。他们来到手术室的门口，贾万行坐在长长的联椅上，眼睛眯缝成一条细短的小线，不断吐着浓浓的烟雾……

手术室的门“吱唷”一声开了，从里边推出了一辆盖着白布单子的手术车。胡贞云赶紧站起来，“大夫，卜玉生，他……？！”

“卜玉生，水已侵入肺部，窒息死亡了。”

李坚、胡贞云等人掀开了白布单子，看到卜玉生那苍白的脸上舌头耷拉在嘴外，满脸欠意的好像要想说什么……

“好哇！你吴好远逼死了学生，我要控告你！通报你！处分你！我……！我……！”贾万行大发雷廷地站了起来，拂袖而去。

三

登峰中学的全体教师会议正在会议室里举行。会议室的前边墙上正中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下边的两个特制大沙发，一个是空位，另一个沙发上却坐着一个身子像笔杆那么挺直的，四十多岁戴着大腿墨镜，穿着灰色中山制服，摇着水泡脑袋的人。与会的教职工围着案板坐在联椅上神奇地注视着他的举动。他向前欠了欠黄狗式的细腰，对旁边那未曾说话笑脸相迎的人小声嘀咕了几句，又冲着李坚点了点头，咯了咯嗓子，站起来，双手架在胸前，又

向下呼扇了两下，他用假嗓子开始了他的训话：

“同志们！……同志们！我来说两句。”他又故意打了打官腔，吸引着人们对他的注意力。“逼死卜玉生的凶手是谁呢？！有的老师说是汽车司机。从表面上看，好像与汽车司机有关。其实不然！说穿了就是我们登峰中学的体育教师——吴好远。”

“吴好远，他身为体育教师。就因为那么个皮球弹子，无情的批评人家的孩子。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建议：不行我们学校多买它几个篮球吗。再也别让那些半大小伙子、大姑娘们老是总争那么一个球。他们争起来，男男女女的，碰碰撞撞的，你们说有什么好处？！”贾万行说到此处，只听到下边的教师们捂着嘴“扑哧”一声从鼻孔里发出了一阵笑声。而靠前边墙角而坐的老语文教师席文浩低了低头，他从老近视镜的上沿边上瞪起眼睛看了看贾万行，紧随着鼻音的笑声说了一个字——“屁！”而贾万行不以为然。他听到全体教师的笑声，他更觉得为自己鼓足了一股无穷的力量。“同志们！请你们放心，我们登峰中学再穷，我们买几个皮球蛋子，还是买得起的。就是上体育课达不到一个学生给一个皮球蛋子，我们也能做到两个学生可玩一个吗。”他越讲越起劲，离开了座位，真是手舞足蹈。“我们宁可过紧日子，也总比让人家的孩子争的打仗好吗！这样也就不会把人家的孩子给逼死了。”

“卜玉生死的好惨哟！”胡贞云看了看与会的教职工，听着贾万行的这番大论，转喜为忧，满脸伤感地插话说，“卜玉生让汽车撞成了那个样子——没有死。他又跳湖淹死了。唉哟！……”他自寻其味的把嘴角都快咧到耳朵稍上去了。他脑袋晃悠的像货郎鼓似的，并从眼中挤出了几滴泪水。

“同志们！你们听到胡主任说了吧。你们好好想想，卜玉生的死能怪谁呢？！还是请我们的体育大教师——吴好远谈谈吧？！”

李坚两道剑眉倒立，双目怒睁地紧紧盯着贾万行那撇撇逼人

的气势和与会人面面相观的表情。老教师多数在昏昏欲睡；中年教师双目圆睁，心绪不平；而青年教师则在窃窃私语，有的不时还发出鼻音的笑声。李坚，他这位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公安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他心里不由自主的生起了对这种场面的反感。他望着这些淳朴真挚的教师，心中的热火时生时灭，时热时凉。他好像自己贴近了老教师，莫非是同龄人的缘故？不像。他又好像贴近了中年教师，他们敢爱敢恨，意志是那么坚决，感情是那样的激烈。也不像。他常说自己像山上采下来的石头，年青时有角有棱。人老了，也就与石头一样，风刮、雨淋、日晒的也就圆滑了。你看登峰中学的教导主任赵铁军可真黑的出奇，长方形的脸庞，横肉突起。他那横眉冷对，怒不可遏的样子也不知道他究竟为谁？莫非自己的心属于青年教师？更不像。青年人热情时高时低，即生又灭。他们往往事过境迁，嗤之一笑，付诸东流而去。“我怎么？！我怎么了？！……”李坚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把注意力又放在了吴好远身上。

吴好远脸色铁青，浑身发抖，但富有经验的李坚能辨分出他此刻的心情。他不是怕，反而是一股气。他回忆着、陈述着卜玉生出事前离校的情景：

“卜玉生原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星期一下午最后一节课外活动，学校安排我集训学校篮球队，准备参加全市中学生篮球比赛。在训练快要结束时，卜玉生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篮球场。他一脚点地，一脚仍蹬在自行车的脚蹬子上。他隔着篮球场的铁棱子花栅向篮球场上的同学们窃视。我当时看到他那种窃视的神态确实有点生气。”

“卜玉生！您怎么搞的？！我们已临近比赛了，你怎么还来这么晚？还不快来练球？！”

卜玉生是学校篮球队的中锋主力队员。你别看他文化课武大郎剔槽砖补墙（不强），篮球打的在全校学生中倒小有名气。他跑

的快,传球快,接球率高。吴好远对他也比较器重。特别是七六年春,卜玉生在全校甲组 800 米和 1500 米中长跑比赛中,他获得了两个第一。比赛结束时,他们班的男生唿啦一声把他围了起来,举得很高。并有的学生还在喊:“卜玉生万岁!”这次的荣誉,也是他由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全班同学的尊重和最开心的一刻。从那时,卜玉生这个无羁无绊的小野马却对体育教师吴好远抱有极大的好感。他认为这一切荣誉都是吴老师给他的。

“文化大革命”以来,小学的学生也好,中学的学生也好,不知从哪年哪月得上了一种传染病:学生们认为学习是给老师学的,只要是哪个学科的老师在哪一部分学生中有好感,那一部分学生保证他那一学科的学业成绩好于其它学科。他们说起学习目的来非常明确,但往往做起来却觉得自己学习知识是为某一学科的老师而学的一样。这种好感症也使得卜玉生练长跑、打篮球特别的卖力。而今天,吴好远对他的批评,他更加倍感亲切、激动。他眼中的泪花随着眼珠在眼中滚动。他哽咽着嗓子,“我……我……”再也说不出话来。

“卜玉生! 怎么?! 还不快来练球?!”吴好远弯腰从地上拣起了一个篮球,催促的说。

篮球场內,同学们正在紧张地做着战前训练。有的在练习三步跨篮;有的在练习远距离投篮;也有的在练习各种姿式的传球,……。卜玉生推着自行车不时的看着篮球场上的伙伴,绕过围栏,来到了吴好远跟前,把自行车放好,低着头说:“吴老师! 对不起! 我……我……。”

“卜玉生,什么我呀——我的。别这样婆婆妈妈的。你是我们篮球队的中锋主力队员。比赛时,我们还要看你的! 来,做好准备。我们两个对练一下全场带球和传球。”

“嗯!”

吴好远拿起一个篮球抢先跑了几步,在东边空闲的一个场地